

列 宁

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

第 九 分 册

人 民 出 版 社

无产階級专政时代的 經濟和政治

临到苏維埃政权第二周年的时候，我本想用本文題目写一本小册子，可是因为日常工作忙碌，直到現在还只初步地准备了个别章节。所以我决定尝试尝试，用提綱方式把我认为是本問題中最重要的意思簡略叙述一下。自然，提綱式的叙述是有許多不便和缺点的。但在一篇不大的杂志論文中，也許总可以达到一个小小的目的，即指出这問題底提法和研究大綱来供各国共产党員討論。

—

在資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間橫着有一个相当的过渡时期，这在理論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含有这两种社会經濟結構底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死亡着的資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換句話說，就是已被打敗但还未被消灭的資本主义与已經誕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

具有这种过渡时期特点整个历史时代底必然性，不仅是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任何一个有学識的，对于发展論有相当認識的人，都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現代的小資产階級民主派代表(第二国际所有一切代表人物，包括麦克唐納尔和龙格，考茨基和阿得列尔之流在內，虽然他們挂着社会主义的假招牌，都是这样的民主派)所讲的关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切議論，都完全表明他們忘記了这种显然的眞理。小資产階級民主派根本就厌恶階級斗争，幻想避免这种斗争，力图輾平、調和及鈍化这种斗争底鋒芒。所以这类民主派或則根本不承认从資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或則认定自己的任务不是領導两种斗争力量中一方的斗争，而是妄想把两种斗争力量調和起来。

二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由于俄国很落后和具有小資产階級性质，所以与先进国家比較起来，不免有一些特点。但俄国基本力量及社会經濟底基本形式也是和任何資本主义国家內一样的，所以这些特点只能牵涉到非最主要之点。

这些社会經濟基本形式就是資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共产主义。这些基本力量就是資产階級，小資产階級(特別是农民)，无产阶级。

无产階級专政时代的俄国經濟，就是表明在幅員广大的全国統一範圍內按共产主义原則联合起来的这种劳动底初步形态，与小商品生产，与尚保存着并在小商品生产基础上复活着的資本主义之間进行的斗争。

其所以說劳动在俄国已按共产主义原則联合了起来，第一，是因为廢除了生产資料私有制；第二，是因为无产階級国家政权在全国統一範圍內組織着国有土地上和国有企业中的大生产，按各經濟部門和各企业来分配劳动力，把屬於国家的大量消費品分配給劳动者。

我們是說俄国共产主义底“初步”（一九一九年三月所通过的我党党綱就是这样說的），因为这些条件在我国还只部分地实现，换言之，这些条件的实现还处在开始的阶段。我們用革命打击手段，一举而把一般可能立刻实现的事情实现了：例如，在无产階級专政的第一天，即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公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就把土地私有制廢除了，就毫无报偿地把大土地私有者剥夺了。在几个月內就同样毫无报偿地把几乎所有大資本家及工厂、股份公司、銀行及铁路等等的私有主剥夺了。由国家来組織工业中的大生产，从“工人监督”过渡到“工人管理”工厂和铁路，——这在基本上大致已經实现了，但在农业方面，这还只是刚刚开始实行（由工人国家在国有土地上組織“苏維埃农庄”，即大农庄）。同样把小农組織成为各种合作社，作为从小商品农业进到共产

主义农业^①的过渡办法一举，也刚刚才开始进行。至于由国家组织物品分配来代替私商，即是由国家采办粮食并运给城市，采办工业品并运给乡村这件事，也是如此。下面就有关于本问题的统计材料。

农民经济仍旧是小商品生产的经济。这里存在有非常广阔，而且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复活起来，当然是不免要同共产主义进行极残酷的斗争。这个斗争底形式就是经过投机小贩和奸商活动来反对国家采办粮食（以及采办其他农产品）的办法，一般反对由国家分配农产品的制度。

三

为了说明这些抽象的理论原则，且来引出一些具体的统计材料。

根据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材料，在俄国境内由国家采办的粮食，从一九一七年八月一日起至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止共约三千万普特。下一年约计一万一千万普特。再下一年（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头三个月的采办结果大约可达到四千五百万普特，而在一九一八年同月份里

① 在苏俄已经成立的苏维埃农庄约有三千五百三十六个，农业公社约有一千九百六十一个，农业合作社约有三千六百九十六个。我们中央统计局现时正在把所有苏维埃农庄和农业公社作一次精确的登记。登记结果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间就会开始收到。

(八月至十月),則仅有三千七百万普特。

从这些数目字中間就可以看出,在共产主义战胜資本主义的意义上說,我們的情形虽然改善得很慢,但毕竟是一往直前地改善着。这种改善是在俄国和外国資本家用尽世界列强所有一切力量来組織国内战争,因而造成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困难条件下达到的。

所以不管各国資产者及其公开和暗藏的帮手們(第二国际中的“社会主义者”)怎样造謠,怎样誣蔑,但有一点总是不容怀疑的:即从解决基本經濟問題的观点来看,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已获得了共产主义战胜資本主义的保证。全世界資產階級之所以瘋狂地反对布尔什維主义,組織軍事进攻和陰謀等等来反对布尔什維克,正是因为它明白知道,若不用武力把我們压倒下去,則我們在改造社会經濟方面就必然会获得胜利。但資產階級要想这样把我們压倒,是决不会成功的。

我們在所得到的这个短期間內,并在行动时所处的那种举世未有的困难条件下,究竟在什么程度內战胜了資本主义,这从下述总结数字中就可以看出。中央統計局剛剛制定了预备发表的关于苏俄二十六省(不是全国)的粮食生产与消費情形的統計表。

其总结如下：

苏俄二十六省	人口 (以百万为单位)	产粮数量(不計种籽和飼料) (以百万普特为单位)	运到的粮食数		居民所拥有的粮食总量 (以百万普特为单位)	每口人消費的粮食量 (以普特为单位)
			(以百万普特为单位)			
			由粮食人民委員部运到的	由投机小販运到的		
产粮省区	城市… 4.4	—	20.9	20.6	41.5	9.5
	乡村… 28.6	625.4	—	—	481.8	16.9
消費省区	城市… 5.9	—	20.0	20.0	40.0	6.8
	乡村… 13.8	114.0	12.1	27.8	151.4	11.0
总 計	(廿六省) 52.7	739.4	53.0	68.4	714.7	13.6

由此可見，供給城市的粮食大約有一半是由粮食人民委员会运到的，另一部是由投机小贩运到的。据一九一八年城市工人食粮情形确切調查結果来看，其比例正是如此。但由国家运到的粮食，工人所付的价格只有投机小贩运到的十分之一。粮食的投机价格比国定价格高到十倍。这就是确切研究工人收支情形所得的結果。

四

如果把上述的統計數字仔細思考一下，就可得出表明俄國現時經濟一切基本特點的确切材料。

勞動群眾已擺脫了歷來的壓迫者和剝削者，地主和資本家。這個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上的前進步驟，按其程度，其規模及其速度說來，都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但資產階級底擁護者（包括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在內）沒有估計到這一點，他們所說的自由平等，是指資產階級國會的民主制而言，竟把這種民主制冒稱為一般“民主制”或“純粹民主制”（考茨基語）。

但是勞動群眾所注重的，正是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免除地主和資本家壓迫的自由），所以他們才這樣屹立不搖地擁護蘇維埃政權。

在農民國家里，從無產階級專政方面首先獲得利益，馬上獲得利益和獲得利益最多的就是一般農民。俄國農民在地主資本家統治時期是經常挨餓的。農民在我國千百年來的長期歷史中，從來沒有可能來為自己工作：他們忍飢受餓，卻把幾萬萬普特糧食交給資本家，交給城市和國外。在無產階級專政下，農民破天荒**第一次**為自己工作，**並比城市居民吃喝得好些**。農民破天荒第一次享受了真正的自由：免于飢餓的自由，吃自己糧食的自由。誰都知道，在分配土地時規定了最高度的平等：農民在絕大多數

情形下都是“按人口”分配了土地。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

为了消灭阶级，第一就要推翻地主和资本家。这一部分任务，我們已經完成了，但这只是一部分的任务，而且**不是**最困难的一部分任务。为了消灭阶级，第二就要消灭工农间的区别，把**全体的人**都变成**工作者**。这是不能一下子办到的。这是更困难得无比的任务，而且由于客观必然性，这还是很长期的任务。这个任务是不能用推翻某个阶级的办法来解决的。必须把全部社会经济加以组织上的改造，从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的过渡，必然是很长久的。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立法手段，只会阻滞这种过渡并增加其困难。只有采取各种使农民都能大大改善全部农业技术，并把这技术加以根本改造的办法来帮助农民，才能促进这种过渡。

为了解决这个最困难的第二部分任务，战胜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便应当在自己对农民的政策方面，一贯地执行以下的基本路线：无产阶级应当把农民劳动者和农民私有者，即是把农民中的工作者和农民中的商人，农民中的劳动者和农民中的投机者分别开来。

这种分别就是社会主义底**全部实质**所在。

无怪乎那些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马尔托夫辈，切尔诺夫辈以及考茨基辈）完全

不懂得社会主义底这种实质。

这里所說的分別是很难实行的，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农民”所有的一切特性，不管彼此間如何差异，如何互相矛盾，总是溶合为一个整体。但是把他們分別开来，还是可能的，不仅可能，而且是农民經濟和农民生活条件中所必然产生的現象。劳动农民历来都受地主，資本家，投机小販，奸商及其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国在內）所压迫。劳动农民在几百年中养成了敌視和仇恨这些压迫者和剝削者的心理，而实际生活的“教养”，就迫使农民去設法和工人結成联盟来反对資本家，反对奸商，反对投机小販。同时經濟环境，商品經濟环境又必然使农民变为（并非經常如此，但在大多数情形下是如此）投机小販和奸商。

根据我們上面所引的統計材料，就可显然看出农民劳动者与农民投机者間的區別。有一种农民，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为了供給城市里受餓工人，曾按国家固定价格把四千万普特粮食交給国家机关，虽然当时这些机关还有許多缺点，而这种缺点是工人国家所明白認識，但在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时期中是无法免除的，——这种农民就是劳动农民，他們完全不愧为社会主义工人底同志，是社会主义工人最可靠的同盟者，是社会主义工人在反資本压迫斗争中的骨肉兄弟。还有一种农民，利用城市工人底困乏饥餓，暗地里用超过国定价格十

倍的价錢出卖了四千万普特粮食，这样来欺騙国家，到处引起并加强欺騙，搶劫和欺詐的現象，——这种农民就是投机者，就是資本家底同盟者，就是工人底階級敌人，就是剝削者。因为农民所有的剩余粮食都是从全国公有土地上收割来的，而其所用的农具不管怎样都不仅是由农民，并且是由工人的劳动力創造出来的等等；用余粮去投机，这就是剝削忍饥受餓的工人。

人們从四方八面大喊大叫，指責我們宪法上工农不平等，指責我們遣散立宪會議，用强力夺取余粮等事实說道：你們是破坏自由平等和民主制的人。我們却回答說：世界上沒有一个国家像我們作过这样多的事情来消灭劳动农民千百年来所备受苦痛的那种实际上的不平等，那种实际上的不自由。可是对于农民中的投机者，我們在任何时候都不承认他們可以享受平等，正如我們不承认剝削者可以与被剝削者，飽食者可以与饥餓者“平等”，不承认前者有劫掠后者的“自由”一样。而对于那些不願意了解这种区别的有学識的人，我們就要用对待白党的态度来对待他們，那怕这种人自称为民主派，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考茨基派，切尔諾夫派，馬尔托夫派等等。

五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階級。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一点上已做了它所能做到的一切。但是消灭階級是不能一下子

办到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始終是存在的**。阶级一消失，专政也就不需要了。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是不会消失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虽然还是存在，但**每个阶级**都改变了，它們相互間的关系也改变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并不消失，而只是采取别的形式。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是被压迫阶级，是被根本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阶级，是唯一直接而完全与资产阶级对立，因而也就是唯一能够彻底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已经成为**統治**阶级；它掌握着国家政权，它拥有已经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它领导着那些动摇的中间的分子和阶级，它镇压着剥削者愈益增长的反抗力量。所有这一切都是阶级斗争底**特殊**任务，这种任务是无产阶级以前没有提出过，而且也不能提出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而且也不能一下子就消失的。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还保持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因为他们是国际资本底一个支部。他们还保留有某些生产资料中的一部分，还保留有金钱，还保留有极大的社会联系。他們的反抗力量，正由于失败而更加增加千百倍。他们拥有管理国家、军事、经济的“艺术”，

这就使他們占有极大极大的优势，所以他們的作用比他們在居民总数里所占的比重要大得不可計量。被推翻了的剝削者为反对已获胜利的被剝削群众先鋒队，即反对无产阶級而进行的阶級斗争，更加残酷得无可比拟了。既然說的是革命，既然不是用改良幻想去代替这革命概念（如像第二国际中的一切英雄們所干的那样），那么情形也就只能是这样。

末了，农民亦如一般小資产阶級一样，在无产阶級专政下**也是**占着中等的中間的社会地位：一方面，他們是人数很多的（在落后的俄国是人数极多的）劳动大众而由全体劳动者要求摆脱地主資本家压迫的共同利益联合起来的；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彼此分立的小业主，小私有者和小商人。这样的經济地位必然使他們在无产阶級与資产阶級間动摇不定。在无产阶級与資产阶級的斗争尖銳化的时候，在一切社会关系遭到非常急剧破坏的时候，以及在农民和一般小資产者最慣于拘守陈規和因循苟且的情形下，他們从此方轉到彼方，反复无常，犹豫不决等，当然是必不可免的。

无产阶級对于这个阶級，或者說，对于这种社会成份的任务，就是要领导他們，爭取对他們的影响。领导动摇分子和不稳定分子，——这便是无产阶級所应作的事情。

我們把所有的一切基本力量或阶級及其由无产阶級专政所改变了的相互关系比較一下，就可知道，第二国际一

切代表人物中所流行的說什么“經過”一般“民主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那种小資产階級观念，在理論上是絕頂荒謬，愚鈍至极了。这种錯誤观念底基础就是从資产階級那里继承下来的偏見，以为“民主制”包含有絕对的，超階級的内容。其实，在无产階級专政下，連民主制也过渡到嶄新的阶段，階級斗争也提升到更高的阶段，而使所有一切形式都服从于階級斗争。

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籠統詞句，实际上是等于盲目背誦那些反映着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用这些籠統詞句来解决无产階級专政底具体任务，就无异是完完全全轉到資产階級底理論和原則立場上去。从无产階級方面看来，問題只能这样提出：是摆脱哪一个階級压迫而获得的自由？是哪一个階級与哪一个階級的平等？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民主制，还是以力爭廢除私有制为基础的民主制？等等等等。

恩格斯在反杜林一书中早已解釋过，平等概念是商品生产底反映，所以假若不把平等了解为**消灭階級**，那末平等概念便会变成一种偏見。关于資产階級民主主义平等概念与社会主义平等概念不同的这种淺近真理是常常被人遺忘的。如果不忘記这个真理，那就显而易见，无产階級把資产階級推翻，就算是在消灭階級的方向上实现了最重大的前进步驟，无产階級为要把消灭階級这一事业貫徹到底，就应当利用国家政权机关来繼續进行自己

的階級鬥爭，同時要對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和動搖不定的小資產階級採取不相同的鬥爭、影響和逼迫的手段。

(待續)①

寫於一九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① 此文沒有写完。——譯者

青年团底任务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日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說)

同志們！今天我想要談到的問題，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底基本任务是什么，以及社会主义共和国內一般青年組織应当是怎样一种組織的問題。

其所以特別要讲到這個問題，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說，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正是要由青年来担負。須知在資本主义社会內培养出来的一代工作者，至多也只能消灭建筑在剝削上面的旧資本主义制度底基础。他們至多也只能建立一种新社会制度来帮助无产阶级与劳动阶级保持自己的政权并奠下坚固的基础，至于在这个基础上来实行建設，那就只有靠已經是在新条件下，即人与人間的剝削关系已不存在的环境中从事工作的一代人去担負。

所以，从这个观点上来观察青年底任务問題时，我应当說，一般青年底任务，尤其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及其他一切組織底任务，可以用一句話来表示，就是要学习。

当然，这仅仅是“一句話”。这句话还没有答复主要

和最重要的問題——学习什么和怎样学习？可是全部关键就在于从改造旧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起，那些将担负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人底学习、训练和教育，也就决不能是旧时那样的了。青年底学习、训练和教育应当是把旧社会所遗留给我们的材料作为出发点。

只有从旧社会所遗留给我们的知识、组织及机关底总和出发，并利用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人力与资财，我们才能来建设共产主义。只有把训练青年、组织青年和教育青年的事业根本改造，我们才能使这代青年努力的成果得以建立起一个与旧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

因此，我们必须详细讲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应当教育青年学习什么，真正想不愧为共产主义青年的青年应当怎样学习，以及我们应当如何来培养青年，使他们能够彻底完成我们所已经开始了的事业。

对于这个問題，似乎首先而且极自然地应当回答说：青年团以及所有一般想走向共产主义的青年都应该学习共产主义。

但“学习共产主义”这一回答还未免太宽泛。为了学会共产主义，我们究竟需要什么呢？为了求得共产主义知识，我们究竟应从一般知识总和中挑选出哪些东西来呢？这里我们可能遇到许多危险，而这种危险往往当人们把学习共产主义的任务提得不正确，或者对这任务理